

石頭記
古鈔本
索編
石
頭
記
一

(清)曹雪芹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
石頭記

1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

(清)曹雪芹著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石頭記

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石頭記 (全五冊) / (清) 曹雪芹著.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13-4889-3

I. ①俄… II. ①曹… III. ①章回小說—中國—清代
IV. ①I242. 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254994 號

責任編輯 郭又陵 于浩 林榮

封面設計 王燕來

ISBN 978-7-5013-4889-3



9 787501 348893 >

書名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石頭記 (全五冊)

著者 (清) 曹雪芹 著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

文津街7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10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013-4889-3

定價 1500 圓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

丁巳年書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石頭記》原書尺寸16.5釐
米×25.5釐米，版心尺寸12.5釐米×17.0釐米。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序

馮其庸

一九一一年，《石頭記》古鈔本戚蓼生序本由上海有正書局石印出版，這是《石頭記》古鈔本最早問世的一種。但當時研究《紅樓夢》的人似乎對戚序本的問世，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祇有魯迅先生在一九二〇年撰《中國小說史略》的時候，引文全用戚本的文字，而不用當時最流行的程偉元、高鹗以木活字排印的《紅樓夢》的文字，可見魯迅先生已經注意到《石頭記》古鈔本的重要價值。但魯迅先生的獨具隻眼，並未引起當時《紅樓夢》研究者的注意，學術界對戚本的反應也不大。相反，胡適在一九二一年撰寫《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時，還說「程本所改的似勝於戚本」，「故程本一出即成爲定本，其餘各鈔本多被淘汰了」^[1]。

一九二七年，胡適意外地買到了《石頭記》甲戌本，到一九二八年二月胡適寫出《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他在這篇文章裏說：「我們現在可以承認脂本是《紅樓夢》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於原稿的本子。」

從這篇文章開始，《紅樓夢》的古鈔本脂硯齋評本纔開始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到一九三三年一

月，胡適又寫出《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指出「此本的底本出於戚本之前，除甲戌本外，此本在今日可算最古本了」^[11]。由於胡適連續兩次高度評價兩部《石頭記》古鈔本，於是人們纔知道在戚本和程本之外，還有《石頭記》的更古的原始鈔本在。從那時起，直到現在，《石頭記》（有的稱《紅樓夢》）的古鈔本不斷有所發現。現將先後發現的這些古鈔本列舉如下：

一、《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甲戌本》，一九二七年發現，殘存十六回。一九四九年胡適帶到臺灣，後存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今已為上海博物館收藏。）

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己卯本》，原為董康所藏，後歸陶洙，存三十八回。一九七五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發現三回又兩個半回的殘本，合計共存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後來陶洙又鈔配了一部分，今藏國家圖書館。）

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庚辰本》，八十回，其中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是早期鈔配。原為徐星署所藏，後歸燕京大學圖書館，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四、《戚蓼生序石頭記》。（簡稱《有正本》，八十回，一九一一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近來發現《有正本》的原底本，存前四十回，藏上海圖書館。）

五、《戚蓼生序石頭記》。（簡稱《南圖本》，八十回，藏南京圖書館。）

六、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簡稱《蒙府本》，原八十回，鈔配成一百二十回。一九六〇年發現，藏國家圖書館。）

七、夢覺主人序《紅樓夢》。（簡稱《甲辰本》，八十回，一九五三年發現於山西，現藏國家圖

書館。)

八、楊繼振藏本《紅樓夢》。(簡稱《楊藏本》，一百二十回。原題《紅樓夢稿本》，因此稱不確，而此書原為楊繼振藏，故用今稱。一九五九年發現，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九、舒元煒序《紅樓夢》。(簡稱《舒序本》，殘存四十回，吳曉鈴原藏，今藏首都圖書館。朱南鈺有影鈔本，藏國家圖書館。)

十、鄭振鐸藏《紅樓夢》。(簡稱《鄭藏本》，存二十三、二十四兩回，鄭振鐸原藏，現藏國家圖書館。)

十一、俄藏本《石頭記》。(簡稱《俄藏本》，八十回，缺五、六兩回，實存七十八回，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一九八四年中蘇兩國達成聯合出版協議，由中華書局於一九八六年出版。)

十二、卞藏本《紅樓夢》。(簡稱《卞藏本》，存前十回及三十三至八十回目錄。二〇〇六年在上海發現，原由劉文介藏，現歸卞亦文收藏。)

此外，尚有揚州靖應鵬藏本《石頭記》，可惜出而復失。故現在實際存在的就是以上十二種。

以上十二種《石頭記》或《紅樓夢》鈔本，均分藏各處，有的在私人手裏，有的在國外（如《俄藏本》），有的則分藏在各處的圖書館裏，甚至還有同一部書分藏在兩個圖書館的，讀者取閱極為不便。何況《石頭記》（《紅樓夢》）是我們國家的文化瑰寶，萬一再碰到一些意外，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那問題就更大了，揚州靖應鵬藏本的出而復失就是一個現實的教訓^{〔三〕}。爲了保護國寶，也爲了

讀者取閱研究方便，故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發起，擬將以上各本依原樣彙編影印，經報新聞出版總署後，已將此項計劃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

此次彙編原則，祇依原樣彙編影印原書，有關研究文字概不彙入。原本中有的已經前人將該書某些殘缺補鈔，為使讀者看到各書的今貌，所有前人的補鈔，一概依原樣收入，不加剔除。本編對以上各本也不作評價，因此項任務，是今後專家們長期研究的事情，本編祇提供各鈔本的真貌。

各本的序次，有紀年的如甲戌、己卯、庚辰等本，則各依年份序次，其中已無法考定具體年份的，祇好適當編次，故各本的序次，並不代表其重要性的程度。

總之，此《石頭記》古鈔本彙編，其任務就是真實客觀地影印原本，不附任何主觀意見，敬請讀者鑒察。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夜十二時

注釋：

〔一〕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一百十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二〕同前注一百九十九頁。

〔三〕靖本問世後，未曾影印，故失落後便成消失，無法挽救。

序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長 波波娃

絕無誇張，俄藏鈔本《石頭記》的影印出版是百餘年俄羅斯和中國幾代學者收藏、管理、恢復、科研工作努力的結果。

這個珍貴的鈔本收藏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館藏NOVA，代碼B.107），是俄羅斯最燦爛的「珍珠」之一，亦是世界最具價值的東方民族手鈔本及書籍收藏之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存有超過十三萬五千存儲單元的六十五種現存及失傳東方語言的手鈔本藏品。

亞洲博物館為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的前身，成立於一八一八年。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一月十一日），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院長謝爾蓋·謝繆諾維奇·烏瓦羅夫（一七八六—一八五五）致信科學院理事會管理委員會，提交報告倡議《構建科學院藏珍館東方紀念章、手稿及書籍特別分部之必要性》^[1]。此舉符合那一時代以「古代」古跡研究為首要目標的人文科學任務。

亞洲博物館首任館長為著名東方學家、歷史學家、古錢學家赫里斯蒂安·丹尼洛維奇·弗恩（一七八二—一八五一）。依據俄羅斯東方學家及學術史學家И.О.克拉奇科夫斯基（一八八三—

九五—)與B·B·巴托爾德(一八六九—一九三〇)的認定,諸多方面成就歸功於其為亞洲博物館二十年所付出的努力,其他歐洲東方學研究中心的建立耗時近二百年。一八一九年、一八二五年兩次接收「從法國駐阿勒頗領事、偉大哲學家讓·巴蒂斯特·路易·雅克·盧梭(一七八〇—一八三一)處獲取了超過五百件珍貴的阿拉伯繪畫手稿」的鈔本成為亞洲博物館創建的原因之一。整理該批收藏的工作立時推動了聖彼得堡阿拉伯語研究的發展,此後亞洲博物館的歷次藏品收穫都直接影響着俄羅斯東方學專業學科的發展。一八三六年及一八三八年,亞洲博物館收購了П·П·希林格·馮·康什塔德(一七八六—一八三七)持有的藏品,促進了藏文、蒙古文以及佛教研究的發展。十九世紀中葉,М·И·波羅塞(一八〇二—一八八〇)所從事的收藏活動,引發了格魯吉亞學與亞美尼亞學領域的突破,開創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加索學及獨特的格魯吉亞館藏。

亞洲博物館作為俄羅斯政府及科學院主要的東方文化及傳統研究中心,十九世紀中葉,亞洲博物館成為儲存與研究東方鈔本並確保眾多鈔本完整、實用地用於學術研究的唯一國家中心。不止是聖彼得堡的學者、東方學家、從業者對鈔本進行查閱,事實上,按已有習慣,當時亞洲博物館也將相關鈔本資料寄給俄羅斯其他省份及國外進行科研工作的研究者使用。自成立之日起,亞洲博物館面臨的任務,絕非僅是歸檔與研究,同時需要積極從事教學活動,向公眾展示館藏藏品。科研志願者「無需任何手續」即可瞭解亞洲博物館展出的館藏珍品,東方學家可使用這些鈔本。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亞洲博物館館藏補充的重要階段,這與中亞探險息息相關。得益於這

些探險隊帶回的材料，俄羅斯開始產生獨立的科學分支——敦煌學、西夏學、維吾爾學、突厥語盧恩字母碑銘學。成立於一八四五年的俄羅斯地理學會，成爲第一支前往烏蘇里江地區、蒙古及中國綜合探險隊的組織機構。探險隊旅行家、成員Н·М·普熱瓦利斯基（一八三九—一八八八）、М·В·別夫佐夫（一八四三—一九〇二）、Г·Н·波塔寧（一八三五—一九二〇）、В·Н·羅波洛夫斯基（一八五六—一九一〇）開始關注古跡研究，進行考古發掘工作並從當地居民手中收購文獻及日常用品。

俄羅斯外交官爲俄羅斯東方文獻館藏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一八四四年，俄政府責成所有駐亞洲領事購買東方語言鈔本。這一規定一直嚴格執行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衆多收藏品於一八六三年從外交部亞洲司轉入亞洲博物館。大量各種語言的鈔本、書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派駐遠東及中亞的外交官手中彙集到了亞洲博物館。

亞洲博物館系列成套的漢語鈔本及木版書收藏品的形成，主要得益於外交官及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所進行的努力。一七三〇年，由勞倫茨郎格自中國運回的第一批書籍進入科學院圖書館。隨後，俄羅斯科學院的漢語及滿語書籍收藏得以穩步補充，主要是字典、儒家經典作品、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內容學術著作，以及耶穌會傳教士作品。應著重指出，在漢語文學文獻研究明確關注方面，對俄羅斯漢學發展早期的關注並未呈現出有針對性的收藏。然而，部分最重要的漢語小說很早就進入了俄羅斯收藏品的範疇。

俄羅斯科學院圖書館一七四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由И·К·羅索欣編製的最早的漢語藏品目錄——《漢語書籍目錄》中，收錄有五十二本改編的漢、滿語《繡像水滸全傳》、《繡像西遊真詮》、《繡像宋精忠傳》、《繡像金瓶梅》^{〔1〕}。

一八三二年長篇小說《石頭記》鈔本由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士團學員巴維爾·庫爾梁采夫運抵聖彼得堡，顯然，俄羅斯的這部《石頭記》是早期鈔本。確切地說，俄羅斯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始於對這一優秀著作的研究。一八三六年，從中國回國的傳教士團學員А·И·科萬科，以筆名「德明」出版了一些隨筆，名為《中國之旅》（刊登在一八四一—一八四三年《國家札記》雜誌）。他把《紅樓夢》第一章序言的俄語翻譯附在最後一部分，這是向歐洲公衆介紹中國文學傳世之作的第一次嘗試。

隨後，小說各個章節及片段的部分翻譯，常規性列入了俄羅斯漢學家在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習計劃。十九世紀傑出漢學家、院士В·И·瓦西里耶夫（一八一八—一九〇〇）一八八〇年首次出版了第一部中國文學通史——《中國文學史綱要》。此前，類似的完整綱要不僅在西方國家，就是在中國也沒有。將中國敘事散文列入本人著作綱要時，В·И·瓦西里耶夫特別強調，作為一部傑出作品，長篇小說《紅樓夢》完全可以與世界文學代表作相媲美。В·И·瓦西里耶夫還特地研究了該長篇小說的流傳史，弄到了一些舊書以及部分小說續集。В·И·瓦西里耶夫所有藏書現存於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學研究所圖書館。

顯然，俄羅斯對小說《紅樓夢》進行初級專業研究的學者是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七年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主任的阿波利納里·瓦西里耶維奇·魯達科夫（一八七一—一九四九）教授，其著作主要致力於吉林省歷史與經濟，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年義和團運動史研究。A·B·魯達科夫畢生致力於《紅樓夢》的翻譯工作，希望出版有史以來這部傑出小說的首個譯本。令人惋惜的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A·B·魯達科夫譯本被遺失。

一九三〇年，亞洲博物館改為蘇維埃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與東方書面遺產研究同時，新成立的研究所專門有一個研究團隊致力於亞洲歷史迫切問題研究，以及編訂東方語系的外文詞典和語言語法。一九五〇年，蘇維埃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移至莫斯科。在列寧格勒，於一九五六年改為列寧格勒東方學研究所分所，並於一九九一年改為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從而得以保留。二〇〇七年，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的基礎上，東方文獻研究所成立。

一九五八年，B·A·巴納修克（一九二四—一九九〇）完成的《紅樓夢》全俄譯本面世。

B·A·巴納修克是軍事外語學院教師，一九六四—一九八五年就任莫斯科蘇維埃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研究員。出版於一九五四年的中國史詩小說《三國演義》兩卷俄文譯本同是巴納修克的譯作。在歐洲國家，長篇小說《紅樓夢》的節譯本陸續出現。一八六八年，最初八個章節^[1]包臘本在英國面世；一八八五年，G·翟理斯翻譯的部分章節英文譯本面世。一九三二年，庫恩的德語翻譯本面世；一九三三年，徐頌年的法語節譯本面世。受B·A·巴納修克俄文翻譯的影響，完整的英文翻譯

開始著手進行。前三卷最初八十章由D·霍克思一九七三至一九八〇年在英國翻譯。另外兩卷最後四十章，由J·閔福德翻譯，一九八二、一九八六年面世。英語讀者因此也成爲傑出小說完整改編文本的持有者。

傑出的前蘇聯及俄羅斯漢語言學家H·H·孟列夫（一九二六—二〇〇五）及B·H·李福清（一九三二—二〇一一）完成了《紅樓夢》大部分研究成果。一九六四年二人發表了對該手鈔本《石頭記》的第一項研究成果^[1]。該成果引起中國學者關注，一九八四年，馮其庸、周汝昌、李侃教授訪問蘇聯，任務就是到列寧格勒考察這本鈔本。隨後，一九八六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共同籌劃，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影印《石頭記》全六冊。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教授龐英致力於該手稿的研究工作。

H·H·孟列夫教授爲與B·H·李福清一同發現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時爲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收藏物中的稀世珍品《石頭記》鈔本而引以爲榮，並爲該鈔本的影印而欣喜，但他本人於二〇〇五年去世。二〇一二年十月三日去世的B·H·李福清教授亦未能看到該鈔本的再次影印，原定由李福清教授爲本次影印撰寫序言。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此次影印出版俄藏鈔本《石頭記》，首次爲讀者提供了這部《石頭記》珍貴鈔本的線裝彩色仿真影印版本，並同時推出了精裝本，這必將有助於推動對中國文學傑出長篇小說《紅樓夢》的進一步研究。

注釋：

- (一) 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聖彼得堡分館。分館四，目錄二（一八一八），存儲單元五十二。第十二至十三頁。
- (二) 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聖彼得堡分館。分館三，目錄一，存儲單元五十九，第二百零三至二百零八頁。
- (三) Меншиков Л. Н. (孟列夫)，Рифтин Б. Л. (李福清)。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писок романа 《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前所未聞的《紅樓夢》鈔本》//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亞洲人民》)《亞非民族》，一九六四年第五期，第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二十八頁。

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的發現及其意義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研究員 孟列夫

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福清

曹雪芹的《紅樓夢》在綿綿二百年裏，一直廣為流傳，對這部作品的研究已成爲一門專門的學問，其評論著述浩如烟海。在中國文學史上這種現象是絕無僅有的。曹雪芹的這幅卓越的現實主義畫卷，早爲俄國漢學家所重視，這就不足爲怪了。遠在十九世紀初葉，這部作品就引起了他們的關注。

《紅樓夢》鈔本傳人俄國的情況

一八二〇年俄國第十屆傳教團啟程前往北京，隨團前來的П·Ф·季姆科夫斯基，係亞洲司官員，他受命在華購置書籍，供聖彼得堡公共圖書館和亞洲司圖書館，以及擬議中的「伊爾庫茨克亞洲語言學院」收藏。在所購的書中有兩部《紅樓夢》，一部是四函，價格昂貴，用了八兩白銀^{□□}，爲亞洲司圖書館所用；另一部也是四函，比較便宜，只用了一兩五錢銀子^{□□}，送到伊爾庫茨克。這兩部書